

題目	初走那條街，我也正青春——周芬伶《青春一條街》的記憶遊走	
作者	葉衽樑	
評論對象 資料	活動/節目/作品名稱	《青春一條街》
	作者/編導/導演/策展人	周芬伶
	主辦/發行/演出/出版單位	九歌出版社
	發表時間(初版日期)	2009-02-10
	活動地點	
得獎感言	<p>評論對我個人而言，是閱讀那些讓我感動的文學作品後的活動。文學文本很寂寞，需要讀者，而評論也是。非常感謝主辦單位與評審，也感謝《青春一條街》帶給我的感動。</p>	
文章內容	<p>一、自己的地景</p> <p>我們在文學的閒聊裡總說，上海是張愛玲的，北京是林海音的。現在，我們也許能繼續著這樣充滿佔有慾的形容詞接龍：台北是白先勇的、八斗子是王拓的、鹿港是李昂的，香港是施叔青的，台東是詹徹的……。至於曾經是張秀亞的台中，近來是周芬伶的。且聽，周芬伶她娓娓說來：</p> <p>初走那條街，我也正青春，二十二歲來台中唸研究所，生活規劃滿檔，平日上課，沒課的下午到救國團張老師值班，或到台中圖書館看京劇錄影帶，假日跟讀外文系的妹妹遊山玩水，發願兩年內踏遍中部土地。（《青春一條街》，頁81）</p> <p>近年來的地景書寫，彷彿在台灣文學書寫中捲起一陣旋風。但所謂的地景其實並不是單純的風景，而是用人的生命去建築的景致。文學家用對環境的感受在土地上挖掘，用自我的情感、思想在土地上打樁，用個人的生活美學與獨特風格把地景書寫成一座城堡。然後我們看見了張愛玲她從海上飄然而至，看見了林海音從城南緩緩走來，看見了周芬伶在《青春一條街》裡流浪忘返，撥弄著記憶深處的滾滾洪流。這些地景如果失去了被書寫的那隻筆，終將在歷史的風塵中碎成小灰埃。上海是張愛玲的，那是亮著張愛玲足跡的上海，而不是上海的上海；北京是林海音的，那是響著林海音耳裡駱駝鈴聲的北京，而不是北京的北京。</p>	

周芬伶的《青春一條街》以記憶遊走的方式，經由飲食時尚、台中景緻、親子情緣的書寫，豁然觀看光陰的變化，搜尋著周芬伶的自身，以及周芬伶的台中。2009年2月在九歌出版的《青春一條街》，書的封面是舊式扭蛋機，記憶如果全被裝在一個扭蛋機裡，誰能料到下一個掉出來的記憶是什麼？《青春一條街》分為〈沉靜的歌〉、〈青春一條街〉、〈雜貨店女兒〉三輯，當中輯二的〈青春一條街〉寫一中街，寫七期重劃區的美食，寫呂赫若在潭子，寫文心路上的家具店，寫張秀亞多年前在台中的小木屋。周芬伶以一種貼切的口吻書寫著自身的生命史圖像，一方面展開了女性自身的生命經驗，另一方面也表現了台中文化的片段。生命史不單是個人記憶的紀錄，也是與社會、環境、空間有所觸發的產物。

張秀亞有張秀亞安靜的，孤寂的台中。周芬伶記憶遊走裡的台中，是美食的，傢俱的，青春的，感傷的台中，她一一紀錄了關於歲月的地景。張秀亞與周芬伶的台中是同一個台中，也不是同一個台中。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地景，關於自身的刻痕，以情感的濃淡標記地景在記憶裡的深淺。「發願兩年內踏遍中部土地」的周芬伶，與長居小木屋的張秀亞眼中的台中自然不同。台中是張秀亞的一部分，台中是周芬伶的一部分，《青春一條街》是周芬伶自己的地景。

二、周芬伶的「老木屋」

《青春一條街》裡有一篇〈張秀亞的老木屋〉，周芬伶巧妙的、細膩的把自身的經歷與張秀亞相唱和。文章起始於周芬伶追溯張秀亞居住在台中的環境與點點滴滴，更敘及了張秀亞在台中時期寫下了一生最意韻深遠的作品：《三色堇》、《牧羊女》、《湖上》、《北窗下》等，而這段書寫的長征讓張秀亞走出了情傷。追隨張秀亞的周芬伶來到台中的向上路，尋找張秀亞的木屋。一條街，過去再青春，也有老的時候，走過青春一條街的周芬伶，在三十歲的那年啜泣起來：「剛滿三十的跨年夜，我哭了一整晚，只為邁入三十，自覺即將老去，而情夢破碎。」（《青春一條街》，頁144）。

台中也是恍恍間便滄海桑田，周芬伶已見不到張秀亞眼中荒野的台中，如今已是咖啡店與餐廳充斥，花市與大樓占據的台中了。而三十年前，尚在閱讀張秀亞的周芬伶想起了初到台中唸書的情景，記憶遊走，思潮洶湧，多少年後周芬伶也寫起了散文。然後也踏上了家變的路：

沒有經歷過家庭破碎的人，很難理解那份傷痛，我經過家變七年，仍在養傷，被負的人固然心碎，然無愧於天地，負於人者一樣也是心碎，卻難逃良心的責罰。……張秀亞所受的寂寞與煎熬遠勝過一般人，她不是一開始就能寬恕，而是經過無數黑夜漫長的等待，最後她領悟生命的美意，接受上帝的安排。（《青春一條街》，頁145）。

《青春一條街》是周芬伶自己的地景，周芬伶記憶遊走在關於自身的情傷，並且把自己的傷痛情感與張秀亞結合，映照在台中的景觀裡。如此筆力，將兩個女人在台中的傷痕縫補起來，接合在一塊。信手捻來，張秀亞的小木屋便成了周芬伶靈魂安憩的所在，在地景書寫的意義上更超出了對於地景的描繪，而是情感在地景上的羅織。

打造了療養居所的周芬伶，體會了張秀亞的閒逸，走向自我靈魂的昇華。地景的書寫並不只是單純的寫山繪水，透過地景的身世，長流著地景的細水，周芬伶剖析了私我的情懷，已經不存在的小木屋，搖身一變成為永恆的地景，而張秀亞與周芬伶都因此而解開內心的鬱結。孕育了《三色堇》、《牧羊女》、《湖上》、《北窗下》的台中，歲月悠悠後，再產出了周芬伶的《絕美》，滋生了《青春一條街》。周芬伶在〈張秀亞的老木屋〉的最後，喃喃，喃喃的說：

初春的黃昏，我沿著向上路，找尋女作家的小木屋，沒有找著，卻找著她的心魂。（《青春一條街》，頁146）。

三、記憶，以及一條街的女兒

將地方或居住處視為自身的認同所在，或是重現回憶的重要依據，並不是一種在研究上的要論，而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當我們追蹤自身過去的足跡，一一重現，反覆咀嚼，並成為書寫的實踐，將使生命與書寫緊密結合，就更能夠流露真實的情感。周芬伶如此的看待《青春一條街》：

如果街是一條河，年輕時在上游，波濤洶湧，你奮力往前游，與波濤共浮沉；中年時在中游，風平浪靜，然暗潮洶湧，你小心謹慎，步步為營，以防被伏流淹沒；老年時在下游，水流不盛，再也容不得人身，也不足以戲水，這時只有滄浪清兮濯我纓；滄浪濁兮濯我足，然後在岸上觀如斯逝水，逝水如斯！（《青

春一條街》，頁85。）

這段話，不但是周芬伶撰《青春一條街》的告白，更可以從中看出周芬伶自身的人生觀。在回顧過往的點滴片刻時，周芬伶說「初走那條街，我也正青春」，透過書寫，周芬伶深刻的追憶與詠讚青春的歲月，另一方面也隨著歲月的逝去，巧妙的表現又豁然又感歎的心境。

關於一條街，周芬伶記憶裡的台中雙十路是美麗的，而文心路是繁華的：

那時雙十路是台中最美的一條路，孔廟堂皇氣派，台中公園幅員廣大，林木高聳，那標誌性的紅色涼亭頗有古意，湖中常有情人泛舟，台灣可以泛舟的公園不多，拍照特美，遠遠看去像小西湖哪！（《青春一條街》，頁82。）

沒幾年那個家庭破碎，我搬離大度山，住到文心路旁，以前覺得這裡是夢幻之路，繁華之都，有玩具反斗城、麥當勞、愛買、新光三越，還有數不清的美麗家具，真正住到這裡，很少逛家具店，有一次到玩具反斗城，冷冷清清，以前可是孩子的朝聖之地。（《青春一條街》，頁122。）

如果人生就像一場遊歷，我們看見了周芬伶遊蕩在雙十路與文心路的美麗與繁華。兩條路留在周芬伶腦海裡的雕塑，鮮明，完整，而富有獨特的生命力。然而當我們面對女遊書寫，不能只單單耽於女作家的自傳，或是將這些女人之眼裡的地景當成是女作家生活的拍攝。女作家的自我（自傳、生活）是不可能完好如初的被保存在記憶深處的，記憶會被修改，自我也會遊移。周芬伶寫下的雙十路與文心路已經與真實的雙十路與文心路有本質上的不同。周芬伶說雙十路「那時雙十路是台中最美的一條路」，又說文心路「以前覺得這裡是夢幻之路，繁華之都」，兩條路被描述的再美再繁華都只是一場記憶的壯遊了，因為那是「那時」的雙十路，「以前」的文心路。

相較於在輯二「青春一條街」對台中的記憶，輯二「雜貨店女兒」開頭〈胡笳十八拍〉、〈少年遊〉與〈孤獨宮殿〉等則敘及了親子之情。〈誘惑者〉、〈透視者〉與〈不在者〉分別省思了感情、書寫、自身存在感。這部分的書寫不像是自傳，卻有幾分神似日記。

書寫是與自我的辯證，在正反合之間的遊歷打開自己，又輕輕關上。正如地景是「自己的地景」一樣，散文家在書寫周遭的人物時，其實寫的還是自己。周芬伶在面對被書寫者的質問時說：「我寫的不是你，而是心靈的內容，是我的一部分。」（《青春一條街》，頁 180。）又於〈不在者〉裡說：「總是這樣，那人離去後，變形後，將殘骸留在你身上。」（《青春一條街》，頁 198。）被書寫者其時是以作家本身的記憶遊走在文本中存活，地景亦然。

難以回溯的，都用記憶的遊走來追尋。在《青春一條街》裡周芬伶的傷逝，以記憶來補償，正如她在〈兩豆之思〉所說的一樣：「如今我追尋兩豆的足跡，它來自中南美洲，跟南台灣同樣炎熱潮濕的地帶，然是更遙遠陌生的國度，兩豆啊！你在何方？像追尋童年的夢一樣渺不可得。」（《青春一條街》，頁 214。）後來，周芬伶終於在高雄的同盟公園找到兩豆樹。而在《青春一條街》裡的那個小女孩則透過書寫，不斷的建築記憶，尋找逐漸散落的過去。

四、書寫，傻笑的一個人

書寫的盡頭，將會是什麼？（《青春一條街》，頁 233。）

周芬伶是戀物的，這在《戀物人語》裡已能看出端倪。在《青春一條街》裡，輯一「沉靜的歌」書寫了名牌的收藏，以及對時尚的拜物。〈發薰男人〉與〈穿著古董衣的惡魔〉將對服飾的愛好轉換成文字的華藻。〈收藏達人〉記錄了周芬伶自己的收藏啟蒙李英豪典故，還有在收藏路上引她注意的郭良蕙。寫著寫著，周芬伶寫回了對台中的愛好，浮現著台中人愛喝茶與咖啡的盛景，周芬伶在〈給我一杯忘情水〉說：

因此住在台中是幸福的，隨便走都能找到好茶好咖啡，當你喝到一杯蒸餾滴了一天才有一杯的曼巴咖啡，那香死人的蒸氣直要讓人淚下，是多年的老顧客才有的禮遇，也是台中人的人情厚道，這樣的幸福到哪尋找？（《青春一條街》，頁 46。）

對於身為一個散文家來說，《青春一條街》對周芬伶的意義在於維持了一貫戀物戀舊的書寫之路，但又打開了另一扇地景書寫的窗戶，更走進了以台中為中心的書寫同心圓。張秀亞在靜宜英專（今靜宜大學）教書，在台中的書寫奠定了一生的文壇地位。周芬伶則在東海大學教書，一面緬懷張秀亞的書寫，一面又以有如張愛玲戀

	<p>舊棧物的風格走出自身的書寫之道。書寫原本就是私我的玩樂，一個人在書寫時的淚與傻笑都是一片風景，而真實的地景在周芬伶筆下成為懷舊的符號。走過了青春的一條街，周芬伶尋找著書寫的盡頭，〈一個人的傻笑（後記）〉：</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我在玩著嚴肅的遊戲。一系列的空間書與孤獨書長達七八年，建立流離宮殿與城市，寫到迷失在無空間無感覺中，再走過去無路矣，文字與想像俱耗盡……（《青春一條街》，頁233。）</p> <p>上海是張愛玲的，北京是林海音的。曾經是張秀亞的台中，近來是周芬伶的。展開了對台中懷舊的書寫，在台中的愛恨情仇，用記憶的火將時尚、美食、情傷與小時候的往事都融於一書。面對自身的嚴肅，書寫文字的遊戲，周芬伶遊走在台中街頭。她像是迷失在沒有空間與時間的點上，看著一中街裡她最愛吃的豐仁冰。</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她說：初走那條街，我也正青春。</p>
<p>注釋</p>	
<p>參考書目</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張瑞芬（2006），《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台北：麥田出版。 2. 鄭明嫻（1987），《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出版社。 3. 周芬伶（2009），《青春一條街》，台北：九歌出版社。

決審評語：

文字流暢而細膩，以有層次與結構的書寫，抒情地呈現了周芬伶《青春一條街》的散文風格。在對照周芬伶與張秀亞描寫台中的記憶地景中，作者除了呈現三十年前後不同時代女性散文家的情感特質與書寫風貌，牽連出不同城市與不同時期女作家的祕密角落，也將自己的散文書寫風格帶入了評論中，使得此篇評論可讀性甚高。